



## 第5章 綁架

早晨的毛毛雨漸漸變成傾盆大雨，我們在波凱爾宅邸前停好車的時候，城裡下起九月天的暴雨。我從照後鏡看著開車男人的眼神。

「所以，你們把我載到這裡？」

從我的語調應該聽得出來，我對這套把戲和負責執行的人的看法，但是這兩個綁匪決定把我當成白痴對付。

「你媽希望你能從另一個層面完成這項調查……」

「我媽才不知道你們的把戲，也不知道我人在這裡，更沒跟你們談過她的生

活。」

我壓抑說話的語調，聲音並未洩露出湧上心頭的恐懼。我知道說到重點了，負責開車的亞當遲疑了一下。我保持淡定，冷靜自制。他們兩人互換眼色。我不知道我的反應是不是他們認為被擄走的青少年該有的反應，不過，我身邊有很多好榜樣，我的父母是我認識的大人裡，自制力最強的兩個人，這兩個可笑的傢伙嚇唬不了我。

「對於一個發現自己被綁架的人來說，你的反應很冷靜。」最後，比較矮壯的那個綁匪對我說。

「我之前要是把你們要找的東西交給你們，可就中計了。我才不想這麼做。」這回我注意到，我的聲音流露出一絲來自老媽天生的威嚴。這兩個人沒被我嚇唬到，但臉上那抹討厭的笑容不見了。

「小伙子，我不認為你真的有得選。」

「我也不認為你們能強迫我做任何事。你們不能強迫我進入房子的潛意識，



或要我透露你們知道的事。」

這些話信手捻來。我不動聲色，甚至當亞當從車子前座的置物箱拿出手槍，還當著我的面填上子彈時，也處之泰然。我只是看著他的動作並咬緊牙根。

「你確定嗎？」他的同伴帶著嘲弄的微笑問我。

生平第一次有人威脅我的性命，儘管他們漸漸知道我早就在當偵探了，但我並不怎麼喜歡這新版的屋師人生。

「就算你們想逼我為你們工作，但我現在很不舒服，可能會在潛入屋子憶識時迷路或送命」

「這樣的話，你就得比平常更謹慎。現在，下車。」

我不情願的照做，然後被這兩個打著領帶的大猩猩左右夾攻，帶到波凱爾宅邸。不知道我惹到誰了，不過直覺告訴我，這兩個男人不是玫瑰老太太的法定繼承人派來的，但是，他們卻有這裡的鑰匙。我把一切看在眼底，不發一語的跟著他們進去。同樣的黑白相間、棋盤樣式的地板迎接我的到來，很難相信我昨天才

來過這裡。屋子和我印象中一樣寒冷，如果我還在發燒，那麼現在的溫度應該更低。我轉過身，但亞當已經在我身後關上門，鑰匙在鎖孔裡靈活的轉動著。他打開燈，我眨了下眼。他的同夥饒富興味的看著會客室，但不是用熟悉此地的眼神，他對我執行任務的地方一無所知。他知道我是誰，但比起其他人，他並沒有過人的才能可以嗅出不對勁。他只是奉命行事的嘍囉，我得查出幕後主使者是誰。

「你得為我們潛憶識。」亞當在我背後說，於是我轉過身。「幹得好的話，在你媽發現你不見之前，你就到家了。」

「我可不這麼認為。學校已經打電話通知她我人不舒服，她應該已經知道我不見了。」

「那你更應該俐落點。」他滿不在乎的回應。

哇噢！世上還是有人不怕黛安·溫德斯基，他們應該還沒搞清楚後果會有多嚴重。我笑得很得意，但這兩位綁匪可能會錯意了，我可不想挨揍。依我現在的身體狀況進行潛憶識已經有很大的風險了，我可不能讓自己的處境雪上加霜。所



以，我只是露出輕蔑的眼神。既然人家都做手勢邀請我了，我便踏進會客室。這個房間從昨晚到現在都沒變，所有的布置都一模一樣。壁爐裡，誤入歧途的雨滴在石頭上唱著歌。地板上有一灘水開始集結，打算把深色木板上已有的水漬往外擴大。

「好了，幹活吧。」矮壯的米迦勒對我說。

我不情願的脫掉厚絨套頭運動衫。等幾分鐘後，我潛進屋子的意識時會舒服一點；但是，此刻我在會客室正中央穿著T恤直發抖。

「我需要導潛繩，」我想起來，同時希望和我看到的跡象相反，身後這個人會忘記這項細節。

事與願違。亞當轉向米迦勒，後者咕噥著並在口袋裡搜找，最後拿出一條仔細折好的白色手帕，小心翼翼的打開，從裡頭拿出一條用珍珠串成的玫瑰念珠遞給我。我看著這個東西，沒有伸手去拿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玫瑰念珠。這是你的導潛繩」亞當不耐煩的回答。

我搖了搖頭。

「我不能用我不知道底細的東西當作導潛繩。它絕對會把我帶到它應該去的地方，但我可能在裡頭走丟。我得知這條玫瑰念珠和什麼有關。」

我說的不是實話，也不算假話。我當然可以用這個東西潛入屋子的意識，同時冒著走錯路的風險，但我有十足的把握找到回來的路。之前沒有導潛繩就潛入屋子意識的那幾次，不管是出於大意或輕率，全都順利的返回了。儘管過程不是很容易，但我回來了，這才是重點。這表示，這兩個粗暴的家伙跟我透露愈多有關這條玫瑰念珠的資料，我愈有機會摸清他們的目的，還有他們把我捉來這裡的原因。只要看一眼他們預備給我當導潛繩的東西，就知道我才不是因為什麼白痴遺囑才被捉來這裡。這條玫瑰念珠少說有兩百年歷史了，我清楚得很，我可是優秀的偵探。

這兩位綁匪很困窘。太好了，我好整以暇，不動聲色。似乎打從我被擄走後，



比較常講話的亞當是下決策的人，他的同伴看著他，聳聳肩。亞當不情願的轉向  
我。

「這條玫瑰念珠是三百年前，一位女信徒的東西。」

答對了，我的推斷只差了一百年。

「這棟房子蓋在一座修道院的遺址上。你就是要進去那個年代。」

我挑了挑眉，這是外表唯一能看出我驚訝的徵兆，但他們沒察覺。我想起前一晚潛意識時的景象，還有潮溼的石階及地窖裡的拱門，這棟房子當時已試著要把我帶到那裡了。我終究還是張開手，接住他們遞給我的玫瑰念珠，指間傳來金屬和珍珠冰涼的觸感。

「我要找什麼東西？」

亞當咧嘴而笑，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笑容。

「老鷹。找到牠，然後跟著牠。牠想要有人找到牠。」

一滴冷汗沿著我的背脊下滑。

別跟任何人說，爸爸是這麼交待的。這兩個可怕的傢伙怎麼會知道這件事？問題一浮現，答案立刻昭然若揭！他們怎樣取得波凱爾案件詳情、老媽的資料和其他零零總總的消息，就怎樣得知老鷹的事。我或老爸的電子信箱被駭了，又或是我們的電話被監聽了。儘管我有異能，但生性謙卑，因此相信他們監視的對象應該是老爸，雖然駭進我的電子信箱比較容易。不過，這兩個人究竟是誰的手下？他們又在找什麼？

「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。」我回答。

「你知道的。現在，進到那個年代吧。你愈快搞定，我們愈快送你回家。」

「我還是不知道我該找什麼。」

「你只要跟緊老鷹，然後回來告訴我們你看到什麼就行了。」

我不懷好意的笑著。

「你們不怕我不見嗎？」

亞當聳聳肩。



「你又不是你爸。你這輩子還沒有抄過捷徑，別妄想做超出你能力範圍的事，我們很清楚你有幾兩重。」

我皺起臉並轉身，決定和這兩個跑腿的槓上了，不過他們收集到的消息很準確。再拖下去，我也不會得到更多資料，而且不該考驗他們的耐性。我緊握住玫瑰念珠，任憑慣有的麻癢襲來，試著忽略發燒和壓力，我得控制好自己，否則潛意識會出錯。儘管偏頭痛減輕了，我的注意力還是很煥散……不要隨紛擾的思緒起舞的話，我應該辦得到的。潛意識畢竟需要龐大的精力。

房子在我四周變化，當我發現自己被捲入時間和記憶的浪潮時，便下意識的撥起玫瑰念珠，強迫自己堅守本我。玫瑰念珠在指間發燙，屋子在顫抖。我花了比平常更久的時間才找到平衡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是因為我回到了過去、很難專注，還是有別的理由？我任憑這些念頭奔馳，同時小心不要捉住任何會讓我失去平衡的想法。我的注意力搖擺不定，但憤怒及在潛意識付出的心力，剛好能弭平身體不適造成的影響，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。終於，我無預警的上岸了，兩隻膝蓋撞在地上，膝蓋骨發出喀喀聲。真是奇蹟，這回不是我的嫩臉先著地。

我喘了口氣，光線灑在我身上，我全身顫抖。抬頭看，發現自己在一段非常、非常古老的回憶落地。宅邸已經不在原地了，或是這裡並不是波凱爾宅邸。牆壁保留的回憶真的很不尋常。我周圍的石頭朝空氣吐出冰冷氣息，寒氣在地面翻騰，湧入比現實中大上一倍的壁爐裡。我所在的房間是整座波凱爾宅邸的兩倍甚至三倍大，一望無際的視野裡，盡是不規則的圓柱和石板。我右手邊有一道牆，上頭鑿了幾扇又高又窄的窗戶，微弱的陽光從那裡照入，也是唯一的光源。剩下的景象，則籠罩在拱門間低語的幽暗中。我花了點時間察看周圍，但在光線所及之處沒見到半道門。這表示我得摸黑探險了，雖然過了十五歲後，我就不再怕黑，但我不會因此想往黑暗裡鑽。我認命的站起來，身體幾乎撐不住我的重量，但我還是往前走。黑影流動著迎接我的到來，彷彿它們是液體做的。

才幾秒鐘，我覺得自己從黃昏進到了夜晚。黑暗中，愈遠的柱子愈朦朧，



我馬上覺得孤身一人迷失在摩瑞亞礦坑中（注10）。我踏在石地上，地面沒有傳來響聲，我沒看到任何牆垣，彷彿這個房間無邊無際。吊詭的是，光線只夠我看到腳前的路，但我卻猜不透光源在哪裡。四周的空氣冰冷且潮濕，彷彿置身在教堂的地下墓穴或墳墓裡。這個念頭閃過我腦子時，響起一聲具穿透力的叫聲，把我嚇得跳起來。旁邊有隻生物棲息在離我最近的石柱上，利爪就像鑿進石塊一樣。我的老鷹回來了，明暗交匯之處，牠金黃色的眼神熠熠生輝。牠盯著我瞧，仍是一臉不悅，我把玫瑰念珠呈給牠看，讓心跳緩和下來。

「你好。我在找你。我們已經認識二十四小時了，你給我惹不少麻煩了。如果你想解釋的話，我洗耳恭聽。」我說。

牠發出第二聲鳴叫後，張開翅膀，在空中拍打翅膀三次，然後飛走了。儘管沒人給我指令，我也知道牠對我發出邀請。

我跟著牠穿過石化森林往前進，大樹的枝椏消失在遠方的拱門中。我感到天花板在往後退，還是我正在下沉。石灰板地面漸漸轉變成泥地，在我腳下沙沙作響。前面，老鷹成了一道在黑暗中移動的黑影。當我覺得四周的黑暗似乎永無明日時，突然看到一個模糊的光點，很像透過厚玻璃看到一盞燈。隨著我們離目標愈近，標的物的輪廓也愈清楚，出現了石造小禮拜堂之類的大廳，有高大的窗戶但沒有祭壇。右邊牆壁有三道精工製作、花色各異的深色木門，飾以彎曲的鐵飾。中間光禿禿的地面上，燒焦的木頭殘塊和碎石混在一起，形成一堆形狀不規則的小山丘，在空氣中散發出霉味、潮溼和熄火的味道，老鷹就停在這片雜亂中冒出來的燒黑梁木頂梢上。我屏住呼吸，在這片雜亂中，離這隻禽鳥幾公分之處，埋了一具小箱子，上面有個像蓋子的東西。

我謹慎的往前走，四圍的一切看起來非常脆弱。這段回憶像紙一樣薄，殘破而短暫，可能轉瞬即逝。潛意識進行得反常的久，因為這段記憶非常、非常久遠，我離宅邸的記憶很遠，到了一個年代久遠的地方，可能宅邸自己也沒意識到這個地方的存在。有時，局部的回憶可能非常深刻，以至於滲進牆垣中，儘管這段回憶並不屬於這個地方。我身處的這段回憶，顯然是因為老鷹的存在才保存下來。



後者從棲息之處輕蔑的看著我。

「朋友，不管你是誰，你的記憶力超強的。」我跟牠說。

牠無視我，但牠身邊的箱子向我拋媚眼，於是我慢慢的前進。碎屑堆體積龐大，比抽疊疊樂的木頭堆得更亂。我挪動擋住我的第一顆石頭時，卻驚動了那位披著羽毛的鄰居，牠發出刺耳的鳴聲並張開翅膀。

「對不起。」我低聲咕噥，繼續手上的工作。

我花了好一段時間，輕手輕腳的把所有阻攔我靠近箱子的東西搬走、挪開、推移，老鷹則觀看我的一舉一動。我把一塊石頭或是木頭放到旁邊，突然，這些東西在碰到地面時化成了灰。最後，費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我總算把箱子挖出來了。我不敢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怕它會落到和這些殘骸同樣的下場，便把它小心的靠在膝蓋上仔細觀察。我在猜測這個箱子的用途時，脈搏狂跳。這不是具普通的箱子，它是聖物箱。

這只聖物箱寬約十幾公分，高約十幾公分，長約二十幾公分，以木頭製成，

飾以雕刻，外形是一座屋子，曾遭祝融，箱子燒得焦黑，鎖孔鏽蝕。箱子本身沒什麼特徵，沒印徽章、沒留痕跡、沒刻名字。這是條寶貴的線索，有助我釐清我的仇家是誰，不過，這只箱子原本一定很精美。我望著老鷹，牠那雙憤怒的大眼睛還在盯著我。

「答案揭曉的時間到了。」我喘著氣。

我打開箱子，失望和驚訝的程度是一樣的，裡頭是空的。我察看箱內的每個角落，想找出夾層；我搖晃箱子，等著聽到可疑的聲音，不過什麼也沒有。箱子是空的，無可救藥的空盪。訊息很明確。我轉向那位長滿羽毛、一直站在焦黑木頭上等待的同伴。

「他們在找的東西已經不在這裡了，是吧？」

老鷹當然沒回答我，牠只是拍打翅膀，從其中一道寬度狹窄的窗戶飛走了。直覺告訴我，牠不會再回來了。牠離開後，光線變暗了。我把聖物箱放在木頭和石頭碎堆中，箱子竟被瓦礫吞沒消失。我一站起來，腳下的地面開始變得溼黏，



現在可不是待在這裡的時候。我握緊玫瑰念珠並轉向這三道門，得找出對的門回去。我想按部就班來，便使勁的打開第一道門，一陣腐土和鐵的味道衝進鼻孔，眼前有十幾道臺階深入地面，朝黑暗及房子的內部延伸。親愛的，我不是不願意到你壓抑的回憶走一遭，不過……謝了。

我關上門，換走第二道門，我看到一截短小的細繩，拉了一下。天花板的燈泡亮了，照亮了堆滿罐頭、廣口玻璃瓶、幾枝光禿禿的掃把和幾隻老鼠屍體的雜物間。我看著堆在陳列架上的灰塵、架上成堆的酒瓶上被溼氣啃噬的標籤，搖著頭並把燈關掉，我才不會從這道門離開。再度關門，走到最後一道門。這道門通往一條空曠的走廊，牆上掛了紅色掛毯，地上鋪著厚重的地毯。儘管從這裡看不到出口，但我唯一的生路就是這裡。正要跨過門檻時，一陣顫慄擒住我。

壁櫥兩邊是一樣的。

馬蘿莉的警告從我的理智殺出來。一陣遲疑逼得我又朝第二道門看了一眼，儘管牆壁變得模糊，裡頭也開始快速的變化，但整體輪廓還是很清楚。我看著眼

前的走廊和門，罵了句髒話，放棄第三個通道，再次打開中間的雜物間。同樣的拉繩，同樣的燈泡，同樣那堆過時且過期的雜物。我在層架中尋找馬蘿莉要我搞懂的東西時，寒冷和虛無正在啃蝕這個地方。我慌了，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。如果這裡找不到壁櫥的話，我就太糊塗了！她怎麼會知道這裡會有壁櫥，她怎麼知道我的異能會提醒我這件事，甚至她怎麼知道我會再回到這棟宅邸？儘管如此，我還是雙手沒停的四下翻找，把醃小黃瓜的罐子和碗豆罐頭翻得亂七八糟。

我不斷朝四面八方搖晃雜物間內的物品，最後在門邊找到一個開關，開關下面有一個紅色的小盒子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我之前怎麼沒看到這個東西？我仔細察看這個小盒子，但沒有任何標示顯明這就是我認為的東西。風險太大了……我猶豫著想折返回去，取道走廊回到現實世界，但是太遲了，我身後的雜物間在混雜的色彩及黑暗中漸漸融化。別無選擇了，我把門關上，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公尺平方，堆滿各種食物和灰塵的空間。就在這時候，黏稠的黑暗從門底下穿過來。我使盡吃奶的力量，用力壓下按鈕，祈禱紅髮女孩沒有搞錯。

注10：摩瑞亞礦坑是「魔戒三部曲」中的場景。

## 第 6 章 脫離險境

我在雜物間內被用力往後，背撞到置物架，十幾罐的罐頭掉下來砸在我原本就多災多難的頭上。四周伸手不見五指，不用看我也知道，我剛抄了生平第一道捷徑。太棒了！此時不做，更待何時。只是，我剛摔倒在這堆雜物時所製造出來的噪音，很可能讓那兩個蠢蛋聽到我已經上岸了。一開始，我只聽到心臟狂跳的聲音，接著是外界的動靜，同時，我的眼睛也適應了從門底下的細縫透進來的微光。

「媽的，他在哪裡？他明明不會瞬間移動！要是讓玫瑰知道這件事的話，我